



版画新天地

《会唱歌的鸂尾花——丹徒美术馆首届版画展》前言

□ 王川



镇江的版画，水平不俗，在省里有一定的地位。每一次全国性的重大展览都有作品入选。

几十年过去了，版画还是那个版画，然而作者和形式都有了改变。

镇江的版画已经有了三代人的更迭，现在活跃在版画界的中坚是当年的年轻画家，他们薪火相传，把版画的事业做得壮大，不仅作者的队伍有了数倍的扩大，有些其他画种的作者也参加进来，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创作版画。作者日益低龄化，甚至有少年参加。能够提供版画作品的人大约有几十人之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镇江市版画学会。

随着时代的进步，版画的语言也有了更新。以往人们对版画的认知就只有木刻，而且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木刻。

然而，木刻是版画，版画却并不止于木刻，它的种类繁多，但凡木刻、石版、铜版、锌版、麻胶版、丝绸版、玻璃版、拓印，以至纸版、对印、绝版，都能算是版画。作者的趣味也从捏刀向木，到了平版、凸版、对印，甚至于痕迹、肌理、弹响、泼染等单纯对技法的追求。今天的版画已和昔日的版画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了，材料和技法的多元化已经更新了版画。

版画和中国画一样，相对于基本写实的西洋画来说，是具有一种观念性的，把现实画成版画，本身就是一种抽象，一种异化。版画本应是可走得再远，更与现实拉开距离，更能充分地体现画家自己的主观意图的。



父亲爱上“佛系跑步”

□ 刘亚华

父亲说要跑步，我觉得一向不爱运动的父亲，有这思想觉悟真的非常可贵，于是决定送他一台跑步机。把这计划跟他一说，他却笑着摆手：“花那个钱干嘛，我不需要。”

我想给他送一台体脂秤，可以每天记录体脂情况，查看自己的进步，他又摇了摇头：“外面药店门口大把的免费体脂秤，用手机扫一扫就能显示，用不上。”

我建议父亲去附近的学校跑跑，那里操场大，环境好，跑步的人也多，父亲还是不采纳，他说去路上跑一跑就行了。看他轻描淡写的态度，我断定他是说着玩的。

第二天起床后，我没看见父亲，问母亲，母亲说他下楼跑步去了。噢，去跑步了？还真说到做到？半小时后，父亲回来了。

他气喘吁吁的，左手拎了几瓶豆浆，右手拎了一袋煎饼。我问：“爸，您不是去跑步吗，怎么去买早餐了？”他呵呵笑着回我：“我是去跑步了呀，我在街上跑的，看到早餐摊子，自己买了两个煎饼，觉得味道还不错，便给你们带几个尝尝。”

吃了香喷喷的早餐，我们对父亲赞美有加，鼓励他天天跑步，这样一來他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发现更多的早餐品种，让我们一饱口福。

第三天，父亲带回来两份肠粉，两份煎饼果子，这可把我们乐坏了。要知道，在家里吃早餐除了面条就是米粉，我们对父亲赞不绝口，父亲为此非常骄傲。这样一连几个星期，父

子很早就出门跑步，不过，有时候他还没半小时就回家了，有时候一个小时却没人影，他从没有给自己规定目标，不看配速，不看里程，完全看心情跑步，是一个任性的“佛系跑者”。

父亲跑步回来，经常给我们讲跑步途中的见闻，路边新开了什么小店，又有什么店子挂牌转让，又或者，跑步途中遇见了什么故友，父亲总会一五一十地讲给我们听。他说他一边跑，一边看风景，哪条路上新添了什么绿植，哪条路上开了什么花，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有天早上，父亲发来一个视频，嚷嚷着让我看天空。原来是雨后初晴，父亲出去跑步，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彩虹。

他干脆停下来，给彩虹拍了很多照片，发了朋友圈。他后来想到我很多年没见过彩虹了，干脆点开视频，给我来了个现场直播。那一天，许是心情特别好，他跑了十公里才回家。

哎，这父亲，还真是名副其实的“佛系跑者”，也正是因此这种不追求跑步数据的态度，才让他坚持下来，发现一路都是好风景吧。

因为父亲的这种“佛系跑步”法，现在的他健康快乐，不仅体重降了一些，而且精神好了很多，更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把跑步当成和吃饭睡觉一样的平常事。我相信父亲会长久而健康地跑下去，一直跑到天荒地老。

康桥“诗”想(下)

□ 范德平

惊涛骇浪。

作品文字简洁传神富有流畅的诗意，主人公看似“失常”的内心理白与洞察力使作品充满黑色幽默与别样的美感。我们在《钟形罩》里听她的声音，“时而冷峻、睿智，时而幽默辛辣，时而充满幻想，时而赋予以少女多情的魅力，时而陷于妖妇的叽叽喳喳……”

西尔维娅高明之处就在于用文学的手段，将读者一步步引入主人公的精神崩溃之中，其情感的强度与热度使她的精神失常成为一种可以触摸并令人同情的真实。

罗丽姿说，《钟形罩》的字里行间不断闪现出神奇画面，阅读体验堪称是电影级的，后来真的有人把西尔维娅的故事搬上了银幕。

罗丽姿为了形容“钟形罩”，用两只手，在空中比划出两道弧形。她说“西尔维娅就像生活在大钟罩里一样。”确实，美国的社会令她窒息，而不能摆脱，她多次自杀。西尔维娅为人率性，偶尔也爆粗口，差点没写出“狗日的，美国”这样的诗句来。

我没有忘记这趟康河之行的重点，一路寻找着“纽纳姆”，它是一个培养淑女的女子学院。西尔维娅当年曾在这里就读。终于在康河西岸找到了它，这里游人寥寥寂静冷清，“纽纳姆”注定成为不了网红打卡地，惟有我来点缀这周遭的沉寂。

走进陈旧铁艺的大门，红墙、绿草、白色的门帘一下擦亮了了我的眼睛，这红、绿、白分明就是“纽纳姆”学院的“三原色”。

校园内彰显着一种简朴的英伦庄园气息，苍翠撩云的大树下是大片的稀有郁金香品种“夜皇后”，像淑女玉立着，游泳池旁边的白冰山玫瑰园呼出丝丝冷艳的气息。

“纽纳姆”的图书馆由两个相连的新老建筑混搭而成。校舍周遭遍布草草琪葩，几乎所有的主要建筑都有封闭走廊相连，这里的学子夸张地说：即使冬天下着雪，也可以赤着脚从房间一路走到食堂。

回忆是把往昔带到眼前。在“纽纳姆”，西尔维娅成为近在咫尺的身影。她来了，一个清爽得像春天柳叶的女生，健康灿烂、略带羞怯地带着让人信任和迷恋的脸庞。她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的小路上快速滑翔，裙子在风中飘荡，惊飞的鸽子掠过头顶。她向往自由自在，她的灵魂就在风里……

我不相信，这是“纽纳姆”图书馆电脑视频里的镜头，固执地认定，它就是眼前一幕真实的场景。

我始终不忍面对她最后的令人怆然的一幕。让时光倒回去六十年，这是英国最冷的冬天，西尔维娅与休斯情缘已尽，最终云散高唐。

她再次选择了自杀，这一次，她打开煤气，领受了寂灭，了断此生。她说：“我闭上眼睛，世界就死亡了。”

这句话像是她伸向阳间人世的一只手，攫住了多少人的心。读着她的诗句，肝肠寸断劈头而来，我默默问她：你何苦要呈这杀身之勇？你不是

担心，要是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孩子吗？纵然这人生中有再多的风刀霜剑，你也断不能丢下一双儿女，去领这三十一岁的命数……

暮色中妩媚的康河“寸寸黄金”，向来就是天庭的景象。西尔维娅就在晚钟撼动的黄昏里，她盛装出镜：头上戴着白色玫瑰花环，穿着中国丝绸质料的上衣，下半身是一条云朵般的白纱大蓬裙，脚蹬七号黑色漆面皮鞋，仙袂乍飘容光焕发。此刻，她就是河畔的金柳，此刻，她就是夕阳中的新娘。

夕阳带走康河的一天，明天的行程是百里之外的约克郡，有人开车领我去西尔维娅的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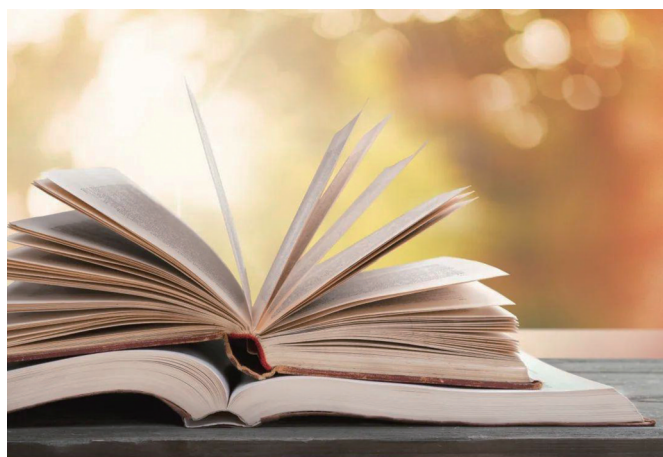
她死去的身体里，带着成就的微笑。奖杯上刻着的日期，就像墓碑上的日期一样。我没有像样的祭品，惟有把多年之前采自于太行山区的一朵金莲花焚烧给她，花早已干枯成一枚书签，就夹在《钟形罩》书里。亡者已矣，就让这花儿扈从而去，它配得上做西尔维娅坟前的香火，因为我知道她的墓碑上写着：

即便在烈焰里，也能种出金莲花。这句话来自《西游记》——“火里种金莲”。



读书请从今日始

□ 管淑平



不能辜负的。读书，写字，都是不错的选择。虽是平凡小事，但于我而言却别是一般滋味，因为读书不需要任何理由，它和吃饭喝水一样是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读书，是一种修行。书中藏着大世界，翻书就好比推开了那个世界的门，纸质是载体，文字是使者，那个世界里绵延亘古的历史风云，那个世界里浩浩汤汤的知识，给人以深深的震撼和启迪。

徜徉书海，故不得不由衷感叹书海无涯，知识无止境。读书就是这样，像是独卧群山云霄之中修行，不会被烦忧得失所扰乱一池清心，因为读书自有读书的乐趣，内在的满足和感动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房间里，灯光幽幽，一个个文字如纷飞的蝶儿飞进了书中，一段唯美时光就此打开。邂逅唐时的明月，沐浴宋时的阳光，聆听元代的歌曲清唱，不知不觉中已是莫大感动。前人之诗书，犹如春天的惊雷，一字字地传达着思想的瑰宝和精华。

想来，读书不单单是为了消磨时光，也并非是为了获取丰富的知识，它更是一种境界，一种能力，一种修养，是人格的丰盈和成长。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不错的，读书多了，知识面也开阔了。读书深了，才会在潜移默化中感知到书的底蕴和无穷的魅力。

一直深深佩服于张潮在《幽梦影》中写的一番话：“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读书和年岁有很大关系，以前看不懂的不理解的东西，每日览，常常看，渐渐地也就明白了其中的韵味。

阅历够了，收获自来，这便是读书之乐。在文字中耕耘的人，也是其乐无穷的。

想来，文字耕耘者最大的快乐就是铺开纸张拿起笔头打开一个曼妙的过程。外在的喧嚣与他无关，满腔的热爱才是最佳选择。

至于结果的喜悦，快乐也颇多，但过程的充实是一个结果所不能及的。读书的过程，其实是修行必不可少

的过程，也是打基础的过程。基础牢固，才可建高楼；基础不牢，根基不稳，必地动山摇。

在静夜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身体的安穩，心灵的满足，情感的充沛，眼界的拓宽，心智的成熟，都和读书密不可分。

倘若哪天我们丢弃了读书，那我们的精神世界也会变得很单调，就像没了灵魂的皈依一样。

书是最好的精神养料，它能振奋人心，能给人力量。书，像是黑夜中的灯火指引着人们的方向，像是绵绵的春雨润物细无声。

这世上没有哪一条路能比读书更公平的了，只需要轻松地捧起来，一页页地翻下去，虔诚地阅读下去，就会收获到无穷的知识，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呀！

物质已然充裕，精神不能落后。所以，趁时光正好，虚心读书吧，努力请从今日始！



《秋园》《浮木》《我本芬芳》

——杨本芬三部曲读后感

□ 聂静茹



《秋园》，时代之苦 暗无天日。

《秋园》写的是杨奶奶的母亲，一个最普通最底层的中国女性苦难的一生。

那个时代的女性大都遭受裹脚之痛，嫁人前不知道丈夫长什么样，嫁人后没日没夜地干活，一个接一个的生孩子，病死、饿死、累死、冻死似乎是很平常的事，生命如泡沫，在战争、饥荒的时代洪流里一碰就碎。

那些无法想象的苦秋园没少遭一样，少年丧父、中年丧夫、晚年丧子，没饭吃没柴烧没床睡，受白眼遭欺凌当乞丐，拖着两个幼子从湖南流落湖北，颠沛流离载浮载沉，可生命亦如杂草，踩不死踩不烂烧不尽，秋园以一己之力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养活三个孩子。在灰暗的悲凉的时代底色里她是渺小的见证者，在单纯的真挚的字里行间她是坚韧的善良的伟大的母亲。

《浮木》，命运之苦 世事无常。

《浮木》是片段式的回忆，是《秋园》的拾遗补漏，杨奶奶将笔墨扩散到秋园早夭的孩子以及中南腹地同样浮浮沉沉的邻里乡亲，每一位人物的命运都轻薄的如一缕烟尘，读起来却又沉重得无法呼吸。

幸得杨奶奶的笔触，让这些孱弱的扭曲的不幸的坎坷的无常的命运一一鲜活，在活着这件事上他们真的努力挣扎到了极限，而现实的残酷也远远超出了我们能想象的极限。

《我本芬芳》，生活之苦 无尽心酸。

《我本芬芳》写的是杨奶奶自己六十年的婚姻。婚姻的美好并不以时间的长短来评判，六十年的互相折磨写尽了中国式婚姻的阴郁和悲哀。

书中的丈夫“吕”对所有人都很好，唯独对“惠才”冷眼相待惜字如金，婚后仍以工作为借口独居在医院过着单身贵族的生活，在妻子孕期时拒绝过担当家务，在妻子生产的第一夜无视婴儿啼哭呼呼大睡，不顾生活的艰难重金买肉招待朋友却不给孩子喝一口汤，种种劣迹罄竹难书，而那样的年代离婚是想不到不敢想的念头，惠才只能反复在“真想不到你会对我不好”的心酸里和“他会对我好的”自欺欺人里任劳任怨扎过活。

书的结尾惠才问：“假如真的有个下半辈子，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吕摇

了摇头，惠才不甘心让他想清楚过了会又问了一遍，吕依旧摇了摇头，“摇头不算，你亲口告诉我。”“不愿意。”三个字说得极其清楚……

看到这真的只剩怒火中烧替惠才惋惜不值了。初始的婚姻无爱尚可理解，六十年的磕磕绊绊相互扶持仍旧懂不暖吕的心让我如鲠在喉，难怪杨奶奶要用“我本芬芳”作为书名，这是积压了六十年的愤懑和叫喊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感受到文字治愈人心的力量，而杨奶奶更让我们看到写作是一件没有门槛的事情，任何人都能在文字构筑的世界里获得精神的慰藉。

80岁的她执笔为刃，和苦难的岁月和解，和生活的风霜言和，在回首一生的纸稿里获得了救赎。

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80岁，但幼时的记忆青春的风华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模糊，真的很佩服杨奶奶的记忆力和表达力。

我开始幻想如果能活成一本书也很好，那会是多少页的书呢，每一页该留下些什么呢……

